



主持人：张思成

沉住气才能走得远

肖川

纵观中国文学史，无论哪个作家，成名之前都需要经历洋火一样的历练，再结合个体感受和创作实践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才能站起，最后确定自己的文学观和创作理念，矗立于全国的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作家无不如此，沉潜在安康创作的李春平、张虹、李小洛、王晓云等作家亦是如此。

安康地处秦巴山水之间，位于汉江流域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封闭的自然条件，让这个地域成为作家成长的沃土。可是，近年来，安康作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却凤毛麟角，除了前述等人，80、90后更是微乎其微，文学的断代逐渐成为这个区域的硬伤，虽然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但成效缓慢。究其原因，除了底子薄、基础差之外，最关键的原因，还是在作家自己身上，满足于现状，沉溺于小圈子，缺乏向全省、向全国冲刺的勇气。不仅如此，有些作者在本地刊物发表几篇散文，便自认为是知名作家；在一些小报，尤其是部分个人自办的报纸发几篇拼凑的故事，已然成为小说家，常常冠以“著名”；在网络发几首诗歌，便觉得就是知名诗人了，诸如此类，都让文学创作停滞不前，沉溺于眼下，满足于虚名，而且越来越向年轻人蔓延，这些人不沉下心来潜心创作，久而久之，是才气也好，勤奋也罢，都将成为“文学之痛”。

文学不同于其他，不仅需要一定的功底，更需要沉住气。文学首先是一门人学，不难发现，在我们的周围，总有那么些人，喜欢拿自己做文章，作品不咋样，却很高调，看不起别人的不说，大肆宣扬作家身份，生怕人家不知道，这样的人是出不了好作品的，原因在于心浮气躁，这就应了农村那句，满坛子不响半坛子响。而真正有水平，有追求的作家，即便现在尚未发表一篇文章，但他们总会很沉，很安静，他们或是任教于大山深处，或是流浪于远方工地，或是求学于千里之外，但他们会思考，明事理，淡名利，懂感恩，为了文学，他们能沉住气，懂得责任和担当，这样的人就是成了栋梁，也会成为大树。

当前，安康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，作为安康作家，更应该挑起重担，把安康声音、安康元素、安康记忆、安康标志通过文学的方式传播出去，也需要为后人留下点东西，这就需要安康的作家必须要沉下身子，用敬畏之心对待文学，要沉住气，用心作文，要让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。

安康文学呼唤安康作家，沉住气才能走得远。

与安康有关的名作家，可以数出一大串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勤奋和不断自我超越。有人用种田比作家的辛劳，是种有道理的，在乡下，好的庄稼把式不单是种成了一季庄稼，而是种出了大名堂，比如收成高，地里产出的东西好吃，有的还在有限的土地上，种出花样，庄稼菜蔬果木大路菜精制菜都有，让人眼羡慕得很。

种地有道，这道就是对这门营生骨子眼里的喜爱。于是庄稼把式不惜劳作不吝汗水，把地翻得细匀，种子下得饱满，底肥施得充足，中耕除草整得干净利落，收得及时行细，收上了，在场坝里晒得金黄亮色，这才算一段落。正经乡下的庄稼人，收不收得上，用努力说话，而不是有一搭没一搭，或者专拿农药化肥除草剂保产催产，有时看起来是收上了，但那东西吃不得。

作家也是如此，老老实实地生活着，思考着，有了灵感，心动却抑不住了，才下笔去写，写时心里已有成篇。曾观摩某人做画，画松竹梅，所谓岁寒三友，画完我问一傻气话：松是什么松？竹是什么竹？梅是什么梅？总之画上的松竹梅与我精神感知上的松竹梅，隔了几架山。郑板桥的竹，就是郑板桥的竹，风骨感人，一看就明白，精神上就凛然了。

安康喜欢文学的人多，中有佼佼者，常令人感佩。他们走得远，坐得住，耐得住寂寞，几年不出东西，一出就惊人。或者并不在高产，篇篇都精到。也不张扬，默默地说，默默地写，写着写着就成了高人。我做报纸工作，常与写作者交往，以编辑眼光，是喜欢那些默默着的，他们轻易不投稿，投来就能用，还奉为学习珍品，有时长时间不见，还主动向他们约稿。有些就泛泛了些，写得多投得多，多了就寡味，一箩捞沙子的米，吃吧，难得择沙，不吃吧也可惜。给报刊投稿，境遇不外有三：一堆散沙，不知所云，弃之不用；渣渣草草，长七短八，有几根好直木，若用得费力清刷，碰上编辑心情好也闲，动手加工一番，勉强用了，但说实话，多数时候还是弃之不用，因为编辑并不是改作文的语文老师；好稿子，第一眼就吸引人，读完，让人击节拍案。这类稿子大多是名家、认真的老作者和同样认真的新锐，总之，好稿子就透着一份认真。人哄地，地就哄人，作家和编辑的关系，也大抵如此。好作品不怕无人识，编辑也是粮食商，香美的粮食，编辑能相中，并给个好价钱。

安康正在追赶超越，这片土地上风云变迁，人们的生活、观念、价值选择，都在变，变中的安康文化更显得一片深海。作家生在这样的环境，真是一种幸运：可以看清精彩的社会变迁，可以识真实的人心，可以察博大的理想，可以激发伟大的灵魂。只要我们细心体味身边周围的变，我们的文章、作品就有接地气的、蓄灵气的可能。

认真地读一点书，让自己思想丰富起来；认真地走一些地方，让自己的视野开阔起来；认真地结交一些朋友，让自己的文学故事、文学人物丰满起来；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写作，让发表出来的作品对你的英明也对待起辛苦读你文的读者上帝。安康文学的追赶超越，正如安康的经济发展，既要高速度，更要高质量，文学如走路，不怕慢就怕站，不怕路远，就怕老走弯路，回头路、重复路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慢工出细活。搞文学创作就如同挖井，挖得浅，那水是浑的；还不深，那水是涩的；只有挖到丰水层了，那水才是甜的、旺的，冬暖夏凉。

安康文学创作也要追赶超越

刘云

“我不是中国最有才气的作家，也不是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，但我争取做中国最刻苦的作家。作家如果没有预警人类和民族的责任感，肯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。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赞扬他：“杜光辉是文坛里的拼命三郎，劳动模范！”

说《路基石》《医道》，短篇小说《流星》《深山养路工》，长篇小说《寒路》。后来，因为创作成绩突出，杜光辉被调任安康铁路分局文协工作，获得了很多人羡慕的职业和创作环境。

如果立志把文学创作作为毕生的事业，安康的地域特点、人文环境在他看来或许会限制了他的视野，难以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，审视生活，把握未来，创作出恢弘大气、具有生活深度和历史高度的作品。所以，1992年11月底，杜光辉毅然走出安康，用超越安康地域所形成的价值观、审美意识，重新审视生活，形成更高的眼界。对他放弃舒适安逸的铁路职业，举家闯荡海南一事，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忠实认为：“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。我没有惋惜，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，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，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。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，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，更易捕捉。”

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刘元举却认为：“就在他的写作出现一片曙光时，他却告别了秦巴山区，毅然去闯荡海南。我一直认为这是重大失误，深知他是多么的不适应海南，他与海南的氛围格格不入。因而很为他惋惜，他不该中辍正在状态的写作呀。假设他当初不来海南，安心从事专业创作的话，那么，他的青藏高原，他的可可西里恐怕早就问世了，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沉重厚实作品。他无需再充填海南生活，够写一辈子的。”

文学情倾“第二故乡”

毛坝关是一个铁路小站，却是他文学积淀的驿站，也是他由量变到质变振翅高飞的原点。从可可西里、秦巴安康再到海南三亚，一路颠簸走来，杜光辉一直把这些“第二故乡”视为写作的源泉，他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，不断地汲取故土家园的乳汁，汩汩流淌着丰富的精神食粮。

上班攀山查线、下班时间看书写作，成了他的主流生活。他的阅读向更深更广的范畴延伸，触及到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社会学，甚至绘画、建筑等方面。书中的人物娓娓而谈，剥去了他眼前的迷雾，使他的视线穿越了人类上千年的历史隧道，看清人类如何艰难地走到今天。

杜光辉像久旱的沙漠，遇到春雨的滋润，一滴不露地吸收；也像饥饿难耐的汉子，猛然遇到丰盛大餐，拼命饕餮。那些年的阅读，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，为以后到大学执教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他还认识到，当处于逆境时，只有自己可以拯救自己。

海南不相信乞告，只相信生存能力。身无分文沦落成盲流的杜光辉，为了生存，为了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，终日骑着破单车，跑工作，跑广告，暴雨淫雨，辛苦尝遍。囊中羞涩，一日仅敢吃一碗汤粉。看到扔到路边的盒饭，两眼发绿目光呆滞，为了脸面没有勇气拣起。渴了，到酒店的洗手间，装成便后洗手，环顾左右无人，捧着洗手的水痛饮，全没了作家的傲岸和庄重，满肚子鸡零狗碎的小算计，原来苦难是可以改变人的。却有不懂事的服务员，用毛刷在他满是汗腥的廉价衬衣上刷，眼睛瞅着收小费的盘子向他示意，他只有装傻逃离。出了酒店，禁不住仰天长叹：一个作家混得不如厕所收小费的！但是，他记熟了哪家酒店的洗手间没有收小费的，哪家酒店的洗手间有收小费的，避实就虚，少了许多尴尬。

多少次差点摔倒椰子树下，有好心文友劝说，你不适合海南，还是回内地吧，他们担心你被海南毁啦！他的倔脾气又来了，狗屁！大不了卖掉一个肾，交给老婆孩子，不信在海南混不下去！他没有卖掉一个肾，却活下来了。于是，这段苦难之水浇灌出了丰赡的中篇小说《商道》《白柳子》《公司》《连续报道的背后》《想当老板的女人》《都市里的另类人生》等几百万字的作品。

由安康时期的关注大巴山区汉江流域的生活、风情、民俗，杜光辉逐渐转向了关注整个人类、整个民族的未来。20世纪至今的人类，利用高速发展的科技，拼命地向大自然索取，破坏生态，以满足自身奢侈的生活。如果这样发展下去，人类将用自身创造的科学技术为自己挖掘坟墓。于是，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尽最大努力关注人文生态。同时，他更关注人的生命，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命和情感，创作了大量反映底层民众

从安康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杜光辉

文坛拼命三郎

书写人生辉煌

记者 梁真鹏



借了300元钱。那时，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1元。他一年中没有吃肉吃鸡蛋才还清这笔借款。在一次上山查通讯线路时他昏倒在山上，差点滚到山沟，工友们将他轮流背到十几里外的小镇上卫生所，医生说他是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所致。他至今还非常感谢老同学让爱人隔三差五地给他煮一碗鸡汤面吃。

没有书看，火车上有卖杂志的，他就到火车上买，结果是杂志买到了，火车却开了。他只有到下一站下车，再步行十多公里回来。他不惧辛苦，但心疼时间，这几个小时里能读多少书呀！他废寝忘食地把灵魂写在纸背上，以这个小火车站为素材写出了中篇小



小雪节令刚过，秦巴山区便寒气袭人，而中国唯一的热带海滨城市三亚，仍阳光灿烂，三角梅正艳。温暖穿过窗户，涌进书斋，迷人的海岛风光和醉人的氧气，能让人瞬间忘却时间。杜光辉像卸下一身重担，中篇小说《耳蜗》刚刚杀青，这是他的第78部中篇小说，随即被《四川文学》答应采用。放下手头的活儿，让我们有机会零距离走进他的人生与文学之路。

从安康移居海南的杜光辉，是文坛里一位骁勇的战将。他挥舞长戈，纵横捭阖，其作品的数量、质量，在全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他常说：“我没有丝毫的资本，唯一的资本就是勤奋。勤能补拙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凌晨四点起床写作，八点准时上班。几十年一贯制，犹如一名文坛隐士，不炒作，不应酬，不开会，不玩耍；甘当一个出世的居士，写作、喝茶、锻炼、睡觉，全部生命都用在读书写作上。如果哪位作家也能做到这些，他肯定比我强。因为我的文学天赋不会比谁高。”

他属于国内为数极少、专注于写生态与环境保护、富有现代生态意识的作家。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赞扬他：“杜光辉是文坛里的拼命三郎，劳动模范！”“不论他写什么，都渗透着辛酸而温暖的人文关怀，闪现着朴素的人性光辉。”他以每年接近100万字的创作速度，当仁不让地成为文坛的常青树、写作之神。其长篇小说《可可西里狼》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，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评说“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，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，真实地展示出苍凉、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。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的灵魂中的善与恶，人类的真情、友谊、道德、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、残酷杀戮，发出一声声回肠荡气的呼唤，发人深省。”有评论家说，“杜光辉的《可可西里狼》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。我也毫不夸张地说，《可可西里狼》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。”

文字在苦难中生辉

杜光辉 1954 年生于西安，现任海南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文学研究基地主任、教授，一级作家。

童年时，一家人被发配到农村，父母连同兄妹五人租住一间农舍。一个土坑难以容得下7个人，他只有到生产队的马号里蹭睡，夏热冬寒，粪臭尿臊，虱咬蚤扰，饥饿难熬。让他欣慰的是，车户汉子讲的塞外大漠，古道狼烟，米脂婆姨，汉江码头，同道火拼，赌局规矩，让他如醉如痴。讲者通宵达旦，听者彻夜不眠，次日上课，鼾声连绵，常被老师罚站，摇晃中继续瞌睡。从车户汉子嘴里接受了丰富的民间语文，三国水浒、隋唐演义、封神榜、石头记、东周列国、三侠五义……他童年的文学启蒙就是在关中农村的马号，通过聆听民间故事、奇闻轶事培育的。走上文学道路后，少年的苦难幻化成《车帮》《黄幡》《孤舟》《碾麦场》《西部车帮》等中短篇小说。

杜光辉的军旅生活在青藏高原。青藏高原的汽车兵生涯，雪天冰地，寒冷难捱，大雪封山，高原缺氧，常死亡相伴。18岁那年1月，给果洛军分区送冬菜，车行至玛琪雪山，中午12点时分，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杜光辉在昏昏迷迷中，汽车顺着斜坡翻滚到十几丈深的峡谷。夜幕降临，气温下降，零下20度、30度、40度，到凌晨四五点时，竟降至零下50度。感冒也伴着寒冷、麻木、僵硬，直至失去知觉。次日凌晨救援的汽车赶到，厚厚的嘴唇，长长的人中，用手摀他的鼻孔下，还有一缕游气。

前往可可西里执行测绘任务，大雪封山，从二道沟兵站出发，挣扎了48小时方赶到沱沱河兵站，兵站的人替他拉开车门，保持了48小时驾驶姿式的杜光辉从驾驶室栽了出来。死亡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随时就可能挥砍下来。表层上绿草茵茵的沼泽，如同隐藏极深的魔口，稍有不慎便陷入灭顶之灾。有幸活着走出可可西里的他，用非凡的苦难写出了系列中篇小说《哦，我的可可西里》《金蚀可可西里》《可可西里狼》《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》。

荒寂了千年的秦巴山脉开通了襄渝铁路，有了一帮护路巡线工。地无三尺平，头顶一溜天，除了一天一对慢车在毛坝关停留两分钟，上去几个人，下来几个人这点热闹之外，陪伴他们度过白昼黑夜，春夏秋冬的是一年年的荒寂。在这个深山小站上，在一间堆放铁锹扫帚、没有窗户、仅仅能支一张桌子的楼梯间，杜光辉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，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作品。困了，就倒在地上，木板上睡上一觉，醒了就看书写作，或上山查线。没有规范的稿纸，他跑到几百里外的万源县城找到印刷厂，自己掏钱印稿纸。人家说够300元的印刷费才开机，他就